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

三

蘇子舟

煇

PDF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勅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張待賓書

勅牛仙客書

勅張待賓書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書

勅勃律國王書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書

勅罽賓國王書

勅日本國王書

勅蒙歸義書

勅柘靜州首領書

勅蒙歸義書

勅蠻首領鐸羅望書

勅襲仁哲書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得七月一日信所言陰承本奏請不擬
與彼和將兵馬大入者至如和與不和事皆由朕自
斷何人輒敢奏聞何兵即敢擅入所結親好不是近
年文成公主已來亦重疊矣中間或絕或繼終是舊
好存焉惟道此有讒臣不知彼專構造亦須自覺豈
可推過至如兵馬邊滿彼與此同既見彼處加兵豈

此總無備矣疑自彼起不可相尤近日築城不出疆
界邊頭有要隨事修營何所致疑以此爲語如彼頻
歲亦築數城若不惡心何故嚴備固是邊境常事不
足爲言忽此相尤深所未達彼蕃必其自守此兵終
不妄行所立盟約更知何用鬼神知意不必多言秋
氣已冷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此使前至之日具知彼意實元禮中間
所云亦已備論且親以舅甥之國申以婚姻之好義
非不重心豈合疑頃歲以來加之盟約此又不信其

如之何至如境上蠻夷元是衆物來不可拒去不可
追前書已言想所知也而每來信使皆以爲詞或去
越界築城或稱將兵抄掠且蠻既背彼伊自築城城
在蠻中人即隨地所以侵竊亦是群蠻皆在荒遐豈
關處分而歸過於我無乃甚乎邊境小人不識大體
此既未免彼亦有之間構既行猜嫌互起朕近已知
此贖普亦須察之勿取浮言虧我大信以絕兩國之
好甚善甚善所有諸事皆具前書公主所請與人官
及內人品第即當續有處分春晚漸熱贖普及平章
事並平安好今有少物別具委曲至宜領取遣書指

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歲月流易忽復經年言念遠情何能已
已比者通好信使數來知彼所宜善足爲慰國家大
計以義斷恩離別嬰心固當自抑仍善頌和順使歡
好如初所請授官及內人品第既久在彼誠亦可矜
即當續有處分宗玄禮衰疾近不能起賈混之緣此
未得獨行待其稍瘳亦即遣去今有少信物至宜領
取春晚公主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朕與彼國既是舊親近年已來又加盟約如此結固仍有猜嫌明知異域之心亦難可保比者所有信使惟知怨此相違自料國家何負於彼至於突騎施蕞爾醜虜頃年恃我爲援幸至今日而敢辜恩朕未即誅之待其惡積贊普越界與其婚姻前者以意向道即云尋已告絕朕亦委信以爲必然今乃定婚如初黨惡可見又莽布支西出朕具知之令贊元禮徃彼問以何故又道別緣他事爲此追還其人實將兵向西擬行攻取前後詐妄言與事違驗在目前得不嘆恨夫人之所以爲貴者以其有信有禮

國之所以能強亦云惟信與義

若言不可親雖在匹

夫尚多耻媿何況君長能無情乎彼突厥施人面獸

心偏僻荒遠見利則背與親實難贊普背朕宿恩共

彼相厚應非長策可熟思之又比來觀彼事意有殊

往日惟任計數以此爲能今與突騎施和親密相結

託陰有贊助而傍作好人如此潛謀亦非遠計所欲

爲患不過邊庭且邊鄙之於中國如毫毛之在身耳

以彼戎狄侵我毫毛雖實無多何須有損朕所以殷

勤和好欲靜邊人君國之心不能忘也亦與贊普累

代舊親幸無大故不宜輕絕今邊鎮兵馬不可不防

彼亦有之與此無別既不先舉自足知心從前所言
豈有虛也秋晚稍冷贊普及平章事首領百姓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數有來使聞彼安寧差慰遙心想所知
也柔順之道既以夙成終始用心貴於無失惟此而
已餘不足言所附物並依領具有還答并更附少信
物別有委曲至宜領取秋冷念比何似遣書指不多
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吐蕃贊普比亦覺彼事勢有異略加防備仍
未益兵今得安西表來莽布支率衆已到今見侵軼
軍鎮并踐暴屯苗先知彼有異謀猶未自將至此者
且莽布支西出朕先知之前令問其行由得報自緣
別事今乃爲賊負心如何安西諸軍去此萬里倉卒
遇敵何暇奏裁既彼交侵必應拒鬪倘有傷損可無
相尤軍城鎮守之人不可束手就死事由彼起深所
咨嗟且累代舊親復新有盟約彼既欺負天地違犯
鬼神如此用心更知何道一往邊頭所備只緣慮有
非常今果如言防乃不錯突騎施異方禽獸不可以

大道論之贊普與其越境相親只慮野心難得但試
相結久後如何於朕已然義則合絕但爲誓約在近
親好又深彼雖背恩豈我尤效先令莽問欲盡舊情
必定爲惡別爲之所一昨遺內常侍劉思賢送公主
封物并每年國信物見已臨路適會表來思賢此行
量其在道遲緩今故令劉思賢判官劉明子先行具
宣徃意秋冷贊普公主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天山軍使西州刺史張待賓吐蕃背約入我西鎮

觀其動衆是不徒然必與突騎施連謀表裏相應或恐賊心多計諸處散下鐵關于術四鎮咽喉倘爲賊所守事乃交切已勅蓋嘉運與卿計會簡練驍雄於要處出兵以爲聲援仍遠令探候知其有無自外臨時皆委卿量事秋冷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副大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副大使太僕卿攝御史大夫牛仙客突騎施連歲犯邊凶惡如此若不威服祇長寇讐自夏及今連營不散踈勒雖解邊城見侵雖無如我何亦

為邊所患終須有計以挫凶謀卿可於河西諸軍州
揀練驍雄五千人即赴安西受王斛斯分部朕當發
遣十八年安西應替五千四百八十人與彼相續足
得成師若無斲勞何從息甲且此賊狂悖不論信義
直肆凶毒其意已然不此加兵以圖撲滅使其驕暴
豈有寧時已勅蓋嘉運與王斛斯審量事宜臨時為
計既為卿探訪所管亦宜隨要指麾兼有別勅發三
萬人此但聲援而已可大張威勢遠使震懾又恐安
西費用之乏卿可於涼府將二十萬段物往安西令
隨事支擬及克宴賜朕則續支送涼州云

云

勅天仙軍使張待賓書

勅天仙軍使張待賓近知賊下燒此安然即去竟無
斤候來不預知如此防邊無乃踈闊此一分頭抄掠
計其數不至多向若烽鋪稍明復與北庭計會相與
來擊賊可無遺且邊鎮統軍俱受朝委共防患害何
異一家况在絕漠尤宜相援已勅蓋嘉運訖可與之
籌宜凶黨復來因須有預冬中甚寒卿及將士並平
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真擅朕知卿忠赤能保國境所以前加

禮命用叶蕃情卿感此殊恩盡力外禦聞有凶寇能
伸遠績以義動衆雖弱必強豈獨人心亦有神助甚
用嘉歎不可忘也冬末甚寒卿及將士比並平安好
遣書指不多及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真擅發匄積惡自取滅亡想所具知不
復煩述卿此者雖受冊立緣此未得還蕃彼既伏辜
固無隔闕卿宣揚國命慰撫遠人保我西陲長守誠
節突騎施凶逆慮其寇掠卿宜善計勿令不覺其來
已西商胡北遭發匄劫掠道路遂斷遠近呼嗟卿宜

還國必須防禁蕃中事意遠路難聞可量彼權宜便
與王斛斯計會夏末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

勅識匿國王書

勅識匿國王烏訥沒莫賀咄卿此與護密相爲唇齒
而發鬪凶狡劫殺商胡罪不容誅走投異域朕知其
惡積改立真檀遽聞却來還占本國卿等讐疾頑暴
相率誅之累歲逋逃一朝剪滅永言忠義深所嗟稱
今授卿將軍賜物一百疋錦袍金鈿帶七事已下節
級者有衣物各宜領取夏末甚熱卿及百姓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勃律國王書

勅勃律國王蘇沒謹忙得王斛斯表卿所與斛斯書知卿忠赤輸誠國家外賊相誘執志無二又聞被賊侵寇頗亦艱虞能自支持且得退散并有殺獲朕用嘉之卿兄麻來兮及首領已下各量與官賞具如別勅今賜物三百疋銀盃銀盤各一衣一副并金鈿帶七事至宜領取夏中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諸國王葉護城等書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突騎施不道連年作寇使我
邊鎮常以爲虞諸處攻圍所在堅守能伺其隙各有
誅夷比卿等赤誠臨事效節使妖不勝德氛侵自消
遙料凶謀還慮再下且賊衆烏合疲於重來勞則心
離久必有隙卿等常須有預以逸待之一二年間奇
功可立富貴之舉彼賊是資忠烈之懷此心可度今
各賜卿衣一副聊慰勤誠所有勲勞已令敘定當續
有處分想亦知之春暄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勅罽賓國王書

勅屬賓國王得四鎮節度使王斛斯所翻卿表具知
好意然事在絕域不可預圖卿若誠心任彼量度事
遂之日必有重賞朕每於遠國未常有所食言想亦
知之勿致疑也秋初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

勅日本國王書

勅日本國王王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
滄溟往來未常爲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真人
廣成等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
遭惡風諸船飄蕩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即真人廣成

尋已發歸計當至國一船飄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艱
虞備至性命僅存名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表奏朝
臣廣成等飄至林邑國旣在異國言語不通並被劫
掠或殺或賣言念災患所不忍聞然則林邑諸國比
常朝貢朕已勅安南都護令宣勅告示見在者令其
送來待至之日當存撫發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
疚懷或已達彼蕃有來人可具奏此等災變良不可
測卿等忠信則爾何負神明而使彼行人罹其凶害
想卿聞此當用驚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中冬甚
寒卿及百姓並平安好今朝臣名代還一一口具遺

書指不多及

勅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勅西南蠻大帥特進蒙歸義及諸酋首領等卿近在邊境不比諸蕃率種歸誠累代如此况卿等更效忠赤朕甚知之頃者諸酋之中或有携貳相率自討惡黨悉除即日蕃中應且安帖然則地臨外境亦須有預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卿可思之豈虛語也所有蕃中事意使者具知之比秋涼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拓靜州首領書

勅拓靜等州部落昨王承訓去緣當州百姓有相扇
動故令宣旨告示彼人如卿拓靜等州種落各異本
自寧帖何復爲言此者採訪使處置或未得所朕既
知之已有處分卿等祖父忠赤輸誠國家既是子孫
久襲冠帶各守先業足得坦然何所憂虞而云驚懼
宜各遞相告語勿使更然夏中已熟首領百姓並平
安好遣書不多及

勅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勅蒙歸義吐蕃於蠻擬行報復又雋州鹽井本屬國
家中間被其內侵近日始復收得卿彼蕃落亦應具

知吐蕃惟利是貪數論鹽井比有信使頻以爲詞今
知其將兵擬侵蠻落無擬取鹽井事似不虛國家與
之通和未常有惡今既如此不可不防卿即與達奚
守珪部落團練候其有動方可出兵必無事蹤亦不
得先舉雋州相去道里稍遙若有驚急復須爲援並
委卿與達奚守珪計會無失事宜卿於國盡誠在邊
爲捍委寄得所朕復何憂秋中漸涼卿及首領百姓
並平安好今故令內給事王承訓往一一口具遣書
指不多及

勅蠻首領鐸羅望書

勅故姚州管内大酋長郝傍時嫡孫將軍鐸羅望卿
之先祖輸忠奉國遽聞徂逝深愴于懷言念遠人必
籍綏撫又逼蕃界兼資鎮遏卿宜續承先業以副朕
心故遣宿衛首領王白于姚州都督達奚守珪計會
就彼吊慰便授卿襲浪穹州刺史并賜綾彩三百疋
至宜領取秋中已涼卿及首領已下並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

勅安南首領爨仁哲書

勅安南首領歸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僚
子首領阿迪和蠻大鬼主子孟谷悞姚州首領左威衛

將軍爨彥徵將軍昆州刺史爨嗣紹黎州刺史爨會
戎州首領右監門衛大將軍南州刺史爨歸王南寧
州司馬威州刺史都大鬼主爨崇道昇麻縣令孟耽
卿等雖在僻遠各有部落俱屬國家並識王化比者
時有背叛似是生梗及其審察亦有事由或都府不
平處置有失或朋讐相嫌經營損害既無控告自不
安寧兵戈相防亦不足深怪也然則既漸風化亦當
頗革蠻俗有須陳請何不奏聞蕃中事宜可具言也
今故令掖庭令安道訓往彼宣問並令口具有穩便
可一一奏聞秋中已涼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蘇東坡詩集卷之十二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表狀

讓起復平章事表

進千秋節金鏡錄表

荊州謝上表

賀赦表

慶冊皇太子表

洪州進白鹿表

爲王駿謝表

獻寫聖真圖表

爲何給事進父書

論教皇太子狀

論勘內婦女事狀

論東北軍未可輕動狀

薛王疾宣史館狀

薛王薨請上復膳狀

請御注道經疏狀

請將吏刊石紀功狀

請御注經傳授狀

西幸改期請付史館狀

上寫經宣付史館

賀張待賓奏尅捷狀

讓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表

并御批

草土臣言伏奉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制復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者外沮公望內奪私情餘生力微哀怖殞絕臣誠哀誠懼死罪死罪臣伏以宰相所職贊理庶事陶冶太和以遂萬物苟非所任有受其殃臣實單人本無大用况在艱疚觸緒哀迷矧以素所不堪加之荒塞而軍國事重翼亮誠難臣獨何人謬居此地退省所有負敗將及雖願感恩匍匐祗命其如塵

玷聖鑑污辱台衡於國非急於禮虛廢臣比年限役
多闕晨昏疚疚之際遽乖救藥凶諱之日遠隔追攀
而星霜未周冠冕載道是以庭闈昔絕几筵今阻凡
曰名教實所深哀伏惟眷情有以求錫况質言非讓
悲歎不文祈天之心惟聖所體實冀哀素有次喪紀
獲終俯鑒荒迷乞遂情禮臣無任感絕哀迫之至謹
請朝堂奉表陳乞以聞臣誠哀誠懼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謹言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草土臣張
九齡上表

御批

卿去歲禮闈擢受樞密實關政本將倚爲相頃來升用是會宿心雖屬家艱已踰年序不有至孝誰能盡忠若墨縑之義不行蒼生之望安在謂此情難奪豈成命可移比日行在佇卿促轡今既至止無勞固辭朕以非常用賢曷云常禮哀訴即宜斷表今日便上

進千秋節金鏡錄表

臣九齡言伏見千秋節日王公已下悉以金寶鏡進獻誠貴尚之尤也臣愚以謂明鏡所以鑑形者也有妍蚩則見之於外往事所以鑑心者也有善惡則省之於內故皇帝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

見吉凶又古人云前事之不遠後事之元龜元龜亦
猶鏡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聖德之至動與天
合本已全於道體固不假於事鑑然覆載廣大無所
不包聖道冲虛有來皆應臣敢緣此義謹於生辰節
上事鑑一章分爲五卷名曰千秋金鏡錄雖聞見褊
淺所擇不深至於區區效愚其庶乎萬一不勝惓欵
之至謹言

荊州謝上表

臣九齡言伏奉四月十四日制授臣荊州大都督府
長史聞命皇怖魂膽飛越即日戒路星夜奔馳屬小

道所使多驛馬先少以今月八日至州禮上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不即飲氣取死豈敢輒惜
餘命伏念心無黨惡死則似同以此偷生猶希聖察
臣往年按察嶺表便道赴使訪聞周子諒久經推覆
遙即奏充判官尋屬臣改官使亦有替其後信安郡
王禕奏將朔方驅使便請授官臣以其嶺外勤勞因
而奏乞事不敢隱未止涉私然進用非人誠宜得罪
但臣特蒙拔擢出自宸衷陛下所用隱微惟臣而已
伏思報效竊恃聖恩每於事端無所防避智識雖淺
罄竭則深微誠區區義有所在豈復與此私協以負

累聖鑒臣雖至頑至愚不至於此皇天后土照臣血
誠夙夜煩寃欲辨無路臣聞物有窮者必訴於昊天
人有痛者必呼於父母臣今孤苦不乞哀於聖君豈
蒙惡聲遂銜寃以沒代臣受性愚鈍闇於知人稟命
舛剝與此凶會誠合自死以謝天威所以側息苟存
者臣爲聖朝所用既極榮寵而一朝至此恐玷明時
在臣微生有若螻蟻身名俱滅誠不足言今曩咎則
然恩禮猶重面目有覩夙夜唯憂戴盆望天豈期上
達又未能宣布聖澤少荅殊私跼蹐兢皇動失次第
無任荷懼兢悚之至謹附河西經略判官所部朝義

郎法曹叅軍蘇銳奉表陳謝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賀赦表

臣言伏奉今月八日制恩春郊展禮惟新布澤臣聞
古之王政雖在方冊將崇舊典必俟聖君伏惟開元
神武皇帝陛下德合天明道高帝載以爲春者發生
之氣氣者含育之本事乃重於歲始禮故親於東郊
振絕代之綱作名王之法布澤行慶昭德順時以合
陰陽之和以乘天地之正凡在品彙莫不昭蘇臣待
罪荆南亦濫承恩賜臣無任欣慶戰荷之至謹因所

部送永主俸料官當陽縣主簿陳琇奉表陳賀以聞
臣誠歡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慶冊皇太子表

臣言伏奉今月二日制冊立皇太子者伏以皇太子
天寶生德睿哲夙備爰以吉辰光膺盛典伏惟開元
神武皇帝陛下建儲固本體天合聖萬方之心永貞
是屬一人之慶大賚斯在臣待罪荆南不獲稱慶闕
庭欣躍之誠實百常品無任悚踊慶躍之至謹遣所
部宣義郎行枝江縣尉楊崇仙奉表陳賀以聞臣誠
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洪州進白鹿表

臣聞聖法天則至理調於元氣天表聖則嘉瑞託乎
群生將以幽贊王澤覺悟生靈知至德之所感如虛
響之必應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道孚神化體合
乾行品物所資太和罔不叶圖謀所載殊祥罔不臻
故郡國上言日月相繼臣所部豫章縣某月某日獲
白鹿一休氣所集靈質自呈欲效符祉易爲馴狎臣
謹按瑞應圖云王者明惠及下則白鹿見又按孝經
援神契云王者德至鳥獸則白鹿見蓋鹿者仙壽之
物實爲禎祥之表雖時和歲稔固不假於羽毛而天

意人事誠欲伸於耳目臣不勝感慶之至謹詣某所
奉瑞鹿表進以聞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為兵部尚書王駿謝平章事表

臣言伏奉今月二十九日制授臣兵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殊常寵靈妄集疲朽承恩竊喜任重惟憂
臣誠歡誠恐伏以虛受之難魯史以量其力滿盈之
過夏載陳其招損臣階綠試吏際會登朝遂得入拜
尚書比天之喉舌出典方鎮為王之爪牙雖忠烈之
誠心知所竭而績用之美歲久無聞今陛下不以不
能為光為寵寘之廟堂之上叅以軍國之謀實恐鼎

足不任鶉翼爲刺退失微臣之守上累陛下之明是以求夕九飛終朝三省泉谷爲懼冰炭在懷道雖願於將行位固慙於幸得臣已有別狀具所讓人猶蒙曲私未寢嚴命方欲俯僂恭命對揚休光磨鉢效於一割策蹇同於十駕臣誠懼塵台席謬齒國華將何以允荅鴻私弼諧大化拜命祇惕罔知所爲臣不勝荷懼之至謹奉表謝以聞臣誠惶誠恐謹言

爲信安王獻聖真圖表

臣言臣一昨扈從西狩岐陽時以有年事因農隙整六軍之衆修大田之禮戍卒是訓威武載揚屬草淺

獸肥霜清氣殺詔虞人以即鹿命荊州而起鳥陛下
親御弧矢紆駕林衡曾不合圍取其背者雖有逸群
之狡走險之捷而飛黃騁轡紫紼如組綵沉縱鏑宛
轉若神必命中於前期皆應絃而絕倒其餘變態不
測神妙無窮非臣瞽言所能摸狀既而備獻禽之禮
虔薦寢之誠教人以孝自天作則此外效獲畢賜懿
親兼禁羽騎無犯宿麥是行也典禮斯備仁恩允洽
三令惟肅七德以宣魏武何階亦紀功於猛獸周文
差擬將比義於非熊臣忝藉宗枝幸陪鑿輅竊觀神
武冠絕古今以為載之空言不若圖之繪事向所述

聖今皆寫真雖天顏不違而丹青莫擬徒極愚思庶好萬一謹一一陳伏深戰汗臣誠惶誠恐謹言

為何給事進亡父所著書表

臣言臣父某官某乙往歷樞近志勤忠益至於霸王大略軍國要務事關興替言涉箴規因著十篇名曰帝圖秘錄將欲獻納纔加撰次尋屬臣私門殃釁夙遭閔凶手澤所存心瞿不忍遂未奏御猶在絨滕二紀及茲遺言將墜誠愚臣不克負荷不揚休烈俾亡父之業聖代莫傳雖忝掖垣若實水谷伏惟陛下聽政中具觀書乙夜思上皇而合道恨古人於同時而

臣亡父所論君臣之際必欲驗之行事非真垂於空
文誠宜上感宸衷由沒代而匡輔下藏秘府因聖君
以發明竟未上聞伏增悲懼臣不勝感惕之至謹繕
寫封進以聞謹言

論教皇太子狀

右臣伏以皇太子是天下之本為國之貳今則睿質
漸長猶在深宮所與近習者未必皆正人端士安於
逸樂久則性成是以古者明王恐其若此雖在赤子
先之以教必使耆儒碩德為之師保故大戴禮云周
成王在襁褓之中太公為之大師教之順也周公為

之太傅傳其德義召公爲之太保保其身體是故成
王能聖周道用康秦始皇使趙高傳其太子胡亥因
教之以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
即位秦氏以亡則明人之性情莫不由習若近正人
聞正事雖欲爲惡固已不忍若親近細人不聞教諭
縱欲行善猶未知所適此必然也胡越之少生則聲
同長則語異蓋聲者天然語者所習習於胡則胡習
於越則越故知成於所習不可不慎臣伏願詳擇典
故徵用名賢執經勸學朝夕從事俾皇太子得於所
習天下幸甚謹奉狀以聞謹狀

論內勘別宅婦女事狀

右件婦女事緣卑褻縱兩縣檢括有所阿容即願宣
付憲司糾摘其罪今便收補人內別加推逐道路有
云何急於此若在外勘當慮以相寬其餘法獄豈皆
應就內始可以杜其請託方益威嚴便是法不肅而
吏不懼其弊尤重於別宅者也昔漢丞相府尚不按
吏誠以務在尊崇體不可失况天子中禁而有此名
丞尉極微所緣至小固不足以塵黷聖聽雖在內曹
外議切切未爲得所即有聞知不敢不奏謹狀

論東北軍未可輕動狀

右高力士宣奉勅張守珪所進送突厥生口具問知
委曲故令劉思賢去者臣等伏以北虜凶狡誠亦難
保其心然陛下以恩澤懷柔歲月已久使彼豺武頓
改頑暴以事觀察信然不虛何者昨李侁使迴虜亦
具云東下中間或言難信至今果如所說即是輸誠
於國未有他詐且契丹等翻覆或往或來今其東討
雖未稟命在於夷狄亦不可責於常理若因而屠之
亦便除患陛下先有聖料以爲如此臣等常竊思之
固非所及今其來也若契丹等偶勝北虜勢衰因而
乘之滅其大半審料必取始可決行事若不然而軍

將妄動徒結大隙亦以不信爲國生患莫甚於此臣
伏以在邊諸將苟利一軍便即行之以邀榮賞不思
遠計誠是大失今劉思賢往望將降書處分守珪必
爲遠圖無得妄動切納諸將使知聖心縱虜庭聞之
尤彰天澤未審可否謹錄狀奏聞

薛王有疾上憂變容髮請宣付史館狀

并御批

右臣等伏見邠王守禮等表并荅制以薛王業有疾
聖情軫慮宿昔之間容髮遂變又尋繹致倦假寢通
神因獲異方頓解危懼誠陛下友愛之至冠於皇王
急難之情達於神道所以諸王陳請願書竹帛然猶

讓此歸美推而不居聖德謙冲固難名於廣大臣子
之志敢忘義於昭宣况臣等近侍軒墀倍百忝品望
以邠王等狀宣付史館謹錄狀奏聞伏聽勅旨

御批

凡曰兄弟豈同他人况有疾疢自成憂迫不辭容髮
致改且喜神心助人雖用靈方猶未痊平顧茲德薄
實懷多慮所請宣示良或未然

薛王薨上損膳請復膳狀

并御批

右未經旬時慘澹相次聖情友愛之至屬此天倫之
戚伏聞寢膳有改平常臣等下情不安夙夜惶灼伏

願抑損恩命冲用道心以承宗社之重以慰臣庶之
望天下幸甚臣等不勝倍百恒情之至謹奉狀以聞
死罪謹奏

御批

兄弟之喪人倫所重哀廢飲食禮訓有變雖欲自抑
有如此情

請御注道德經及疏施行狀

并御批

右臣等伏以至道無名常善救物所以鎮彼澆競登
諸福壽而古今殊論穿鑿多門徒廣津梁何階閭闔
伏奉恩勅賜臣等於集賢院與諸學士奉觀御注道

經及疏本天旨玄遠聖義發明詞約而理豐文省而
事愜上足以播玄元之至化下足以闡來代之宗門
非陛下道極帝先勤宣祖業何能迴日月之晷度鑿
乾坤之戶牖使盲者反視聾者聳聽蒙蔽頓祛沉迷
有適凡在率土實多慶賚無任忻戴忭躍之至請宣
付所司施行

御批

先聖說經激時立教文理一貫悟之不遠後來注解
岐路增多既失本真動生疑誤朕恭承餘烈思有發
明推校諸家因之詳釋庶童蒙是訓亦委曲其詞慮

有未周故遍示積學竟無損益便請宣行朕之不才
其失旨於先帝卿等虛美豈不畏於後生循環此情
未知所適可廣示朝廷有能正朕之失者具爲條件
錄姓名以聞當別加重賞

請東北將吏刊石紀功德狀

并御批

右奚及契丹尤近邊鄙侵軼是慮式遏成勞臣庶常
情惟欲防禦所謂長策無出此者陛下獨斷宸襟高
奪群議以爲頓兵塞下轉粟邊軍曠日持久役無寧
歲若不因利乘便一舉遂平使遷善者自新爲惡者
就戮事若不爾無息我人且令大兵臨之凶徒必潰

不出此歲當並成擒臣等初奉聖謀高深未測及聞
凱捷晷候不差而兩蕃遺噍莫不稽顙緣邊戍卒咸
以返耕卧鼓滅烽誠自此始斯皆陛下睿謀先定神
武非常觀變早於未萌必取預於無象伏以成功不
宰君人所以爲量有美不宜臣子所以成罪臣雖蒙
警安敢無言既預聞始謀又幸見成事豈可使天功
虛徃而日用不知竹帛相傳復紀何事請具狀宣付
史館垂示將來仍請將吏等刊石勒頌以紀功德臣
某等不勝區區忭躍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事有難易因圖可否小蕃背誕惡實已盈人神棄之
指期可滅今之咸定偶會夙心記以史官銘之樂石
頗矜功伐不願爲之伯獻前請朕已不納卿等苦論
載用多媿使桓山之頌復在茲乎

請御注經內外傳授狀

并御批

右臣等今日於九齡處伏見集賢院奉賀御注前件
經墨勅批荅兼九齡說睿思幽贊玄關洞闢微言奧
旨廓然昭暢臣等近識暗於大道粗聞九齡此傳便
若已有所得欣戴感悅誠不克任伏惟陛下天縱無
方有來斯應萬殊一貫三教同歸伏望降出御本許

內外傳授則冀明積劫之重昏納群迷於正覺朝聞
夕死尚不足怪顧此輕生於焉何幸臣等不勝忭躍
之至

御批

此經宗旨先離諸相解說者衆證以真空僧徒固請
欲以弘教心有所得輒復疏之今請頒行慮無所吝

西幸改期請宣付史館狀

并御批

右臣今日面奉進止西幸有日般運已去仍聞京畿
百姓猶有未安倘來歲非熟下人無向朕雖至彼復
有何情欲延期至來冬待看穀麥卿等商度以爲何

似臣等具奏洛陽城闕雖曰皇都至於宮苑之間制度本狹然風土氣候不甚宜人陛下以萬姓爲心萬姓以陛下爲命億兆所繫誠在聖躬聖躬若安何顧小小陛下遂當寧動色再降德音苟利於人朕何顧惜發言惻隱感動神祇臣等幸聞至言不覺承睫聖恩愛育遂及於此又勅臣等商量進來者湛恩至德焉可使朝臣不知聖君鴻名不可令史官無述臣望宣聖旨改用來年十月幸西京仍望具將本狀徧示朝列并宣付史官等臣不勝踴躍之至

御批

初聞三輔之間今歲善熟朕緣陵寢誠欲西行然積
虛累年乍得小稔即又聚食所慮重難倘夏麥不登
未免匱乏百姓不足朕孰與安所以再三疚懷欲去
不忍至於宮苑所樂氣候非宜苟得人安終不以此
爲念卿可宣前旨更俟後期所請遍示朝列及宣付
史館亦屬煩也任卿等自商量

上爲寧王寫一切經請宣付史館狀

并御批

右臣奉勅今日於安國觀行香伏見天恩爲寧王及
故惠宣代國金仙公主共寫一切道經四本伏以睿
恩友愛情深天屬生成之德無隔存亡利益之資方

弘道要諸經筆繕景福云集稱贊茲日功用有成教
義是先誠所感慶臣無任欣戴之至望宣付史館謹
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道由先宗欽承餘慶所祈福力憑以真經歸謹至誠
匪存名教所請者依

賀張待賓奏尅捷狀

右高力士宣示臣等張待賓表臣等前因奏事親承
聖旨懸料數月當有捷書及此使至皆如睿略但狂
胡背誕圍逼軍州凶力固已困窮邊城一無所損臣

等伏料此賊早是破傷大衆遠來踰月乃去馬羸則多死人苦則計生本是烏雜之徒足徵破亡之漸此皆皇威遠聳氛祲坐銷豈伊邊人所能自保臣等幸忝樞近承奉聖謀邊捷有符不勝慶悅謹奉狀陳賀以聞仍望宣付史館謹奏

御批

狂賊遠來無能支久果自奔北不擾邊人豈朕獨見之明固在大臣良筭所謂宣付史館者依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狀并御批

賀北庭解圍狀

賀奚契丹廓清有期狀

賀誅奚賊可突于狀賀破突厥狀

賀東北累捷狀

賀依聖料赤山北無賊狀

賀突厥傷死狀

賀聖料突厥必有亡狀

賀蓋嘉運破賊狀

賀賊蘇祿遁走狀

賀雪狀

賀侍講偏賜衣物狀

賀雨狀

賀雨晴狀

賀雨狀

賀雪狀

賀祈雨有應狀

賀太陽不虧狀

賀祥雲見狀

賀麥登狀

賀衢州進古銅器表

賀北庭解圍仍有殺獲狀并御批

右蓋嘉運奏北庭解圍仍有殺獲蘇祿背德敢此讐
天盡驅犬羊來犯軍鎮雖肆凶毒欲逞其心而邊兵
無遺鏃之費狂賊有輿尸之禍此皆陛下聖武將士
恭行遠必叶謀動無遺策能令氛祲坐自廓清臣等
忝奉密謀屢承獻捷踴躍稱慶倍百恒情謹奉狀陳
賀以聞謹奏

御批

醜虜違方我之有待奔亡相次天寶誅之鎮撫四夷
故有賢相權宜一策何獨朕躬所賀知

賀奚契丹並自離貳廓清有期狀

右適高力士宣示臣等張守珪奏契丹及奚並自離
貳兼安祿山復有殺獲賊數將盡觸緒猜携邊鎮勤
兵伺隙而動誅剪有日廓清可期此皆天威遠臨逋
逃自滅臣等不勝慶躍之至

御批

比未窮巢穴有慎往兵果自猜携人神所棄折衝樽

俎遙可圖之所賀知

賀誅奚賊可突于狀

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示張守珪所上逆賊契丹屈烈及可突于等首級此等惡稔喪敗將及故天誘其衷既降又貳而感義之士惡其讎覆背恩之賊既已誅鋤幽障廓清華夷俱靜計其餘噍未無動搖陛下邊任先擇聖謀獨斷克稟成命樹此戎功且知河朔無轉輸之勞林胡爲賦稅之地臣等忝在樞近預聞遠績捷書之至喜倍怍情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用兵之上者修政於廟堂折衝千里之外此之謂也
小寇適降復爲翻動邊軍除剪有國常刑朕方事籍
田而今獻捷當鑄劍戟以爲農器也

賀破突厥狀

并御批

右張守珪表奏突厥四萬騎前月二十五日至能訖
離山契丹涅禮等前後斬獲俘馘數十萬突厥可汗
棄甲逃亡奚主李歸國及平盧軍將等追犇逐北計
日殲滅更聞奏者伏以突厥新立輕事用兵彼之威
衆在於一舉又兩蕃與其結隙交構未深在於邊隅
猶軫天筭陛下料其終始指授規模知其舉種盡來

本自無策勞師襲遠必合成擒使蕃騎先鋒漢軍堅
壁坐觀成敗自戰蠻夷今契丹纔交突厥已破計其
奔北必至喪亡脫身獲全亦舉衆皆棄北虜震懾從
此氣衰東胡保邊永不携貳寬徭罷析自此可期斯
皆聖德遠覃皇威遐振事無遺策舉不失圖臣忝跡
樞近親承睿略抃躍之至倍百恒情謹奏狀陳賀以
聞謹奏

御批

兩蕃歸我因用御邊北虜猖狂欲有親率何則馳騁
之騎突厥頗強弓矢之功契丹稱勁彼強也歷遠已

弊此勁也襲近而摧勢自不敵况違天意廟堂良算
亭障稜威故合而有成豈朕之獨斷所賀知

賀東北累捷狀并御批

右今日劉思賢至奉宣聖旨垂示臣等破賊所由兼
見守珪表奏具承契丹累捷伏以聖武所加制勝者
無失天威不抗犯順者自亡突厥負衆背恩窮凶遠
襲兩蕃懷德誓死如歸三軍奉國從命如指遂使一
戰便尅已聞殺傷無筭慟哭而奔則知主將必死且
蠻夷相伐我則不勞壇場有虞義亦奚失固知無愆
信於漠北有大造於燕邇此實獨斷神謀事皆有預

萬全之策永靜邊隅薄伐之師匪勞中夏凡在黎庶孰不欣躍臣等忝預樞近倍百恒情無任慶悅之至

御批

東歸兩蕃不孤含有北制強虜且知威信自相攻伐稍警邊陲屢有奔亡非無逆順朕之早預故亦常圖今乃歸功得無同體

賀依聖料赤山北無賊及突厥要重人死狀
信安郡王禕承王忠副驚固牒云赤山有賊
右先得前件牒云九月三日奚探見賊無數前三日
臣等面奉聖旨料此必安祿山所將之兵奚疑是賊

使有此牒也臣等當時又奏突厥舉國大來微有輸
失便去竊料此意恐其有謀陛下又云必應彼有要
重人死所以即去今日幽州節度判官監察御史張
曉至云今月十一日從幽州發來赤山元自無賊奚
所見者正是安祿山下兵馬又云契丹有蕃落人走
來云突厥之兵馬平章事第一人死所以狼狽即去
在路每日於帳衙前哭此聖心懸照有如目擊臣等
親奉睿筭及此符同萬里無差不勝驚喜無任踴躍
之至仍望宣付史館

御批

朕臨御有年更事多矣天人之際先意後合此亦賊意可量非朕謀之必中將有可紀任付史館

賀突厥小可汗必是傷死狀

右牛仙童宣勅送前件契丹令問委曲者臣等借問突厥退散所由其伊吐于被擒將隨五日因夜却走迴每日實見突厥諸將皆於衙帳前哭及整正面是實據此必是小可汗傷死若其不然不合如此審觀伊吐于情狀亦即不敢妄言必其不虛乃是天敗比其歸至本處固應更有餘殃醜虜破亡必自此始也陛下聖德無遠妖沴自銷不勞師徒已清朔漠臣等

獲奉廟筭不勝抃躍之至

賀聖料突厥必有亡徵其兆今見狀

右林招隱宣勅示臣等張守珪云契丹婦女屈將從突厥出來知可汗死是實又云黃頭突厥與默啜突厥爭言氣兵馬欲鬪驚軍屈將然得走來者參驗前後從突厥來者說事多同况此婦人尤為指實死既非謬天實誅之且諸蕃之中北虜為桀不待征戰而自取殲夷此誠天助有道坐清妖祲陛下嘗有聖料者知其必有亡徵今云兵馬自爭其兆已見佇聽其敗但只納降亭障息兵將自此始不勝欣慶之至

賀蓋嘉運破賊狀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奉勅示臣等王尚客奏狀知蓋嘉運至突厥施店密城逢賊便鬪多有殺獲且凶黨大衆見在邊城方擬經春圖爲邊患忽聞嘉運比入復有破傷必其驚忙當有携散皆是聖略先定萬里懸同尚客所言合符前旨臣等不勝慶躍之至

御批

方隅暫警乃圖其事不出意外且有殺傷雖復嘯聚邊城故應知難而退鼎臣叅佐何獨朕躬所賀知

賀賊蘇祿遁走狀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勅示臣等曹待仙奏狀知蘇祿遁走入
山出界者四鎮懸遠北被侵逼將士用命雖有誅鋤
凶徒尚多日有抄掠兵疲矢盡爲弊亦深今自奔亡
誠是震懼聖威無遠氣沴坐銷又北庭救兵當時迴
旆不費軍廩事且無憂吐蕃縱實西行蘇祿不得相
應其敗可必又無可憂邊等且寧不勝慶慰謹奉狀
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朕以信撫遠蕃故當順以歸命去順爲惡天何容之
力屈計窮果自奔散卿等料其後事亦以當然所賀

知

賀雪狀并御批

右伏以至德惟勤親耕以勸大禮云畢勞酒加歡聖
感天從豐年雪應始降澤於千畝將有盈於萬箱臣
等忝陪近侍載深慶躍無任悅豫之至謹奉狀陳賀
以聞謹奏

御批

籍田勸農勞酒成禮此時降雪神人以和是賴台臣
致茲嘉應

賀侍講徧賜衣物狀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稱陛下親講讀毛詩徧賜侍講陳希烈
三品兼衣物等伏以睿思玄通超然物表俯臨天下
必樹風化既弘儒教考覈詩人爰託師資親行講讀
章句初畢賞錫有加明主用心孰不知勸臣等謬承
任遇實愧經通聖業彌深微誠何補方思敦學以助
明時無任悅豫之至

御批

漢家用儒倚以爲相卿等輔佐朕亦論思侍講說詩
用符正道既至匡益特加章綬是先敦獎應會謀猷
因斯行講引進經術也所賀知

賀雨狀并御批

右伏以自春降澤粟麥已滋首夏再旬時雨稍晚陛下念深萬姓恩覃庶獄將有事山川用達精意德音纔發甘霖滂沱此誠聖感必通天應如谷臣等忝居近侍倍百怛情無任抃躍之至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過月不雨農事或僭是用責躬兼令省獄卿即同體共達乃誠天且不違穀麥皆遂若事關政令動必合符積久寬抑亦宜踈理宜成朕懷也所賀知

賀雨晴狀并御批

右今月十日高力士宣聖旨以霖雨方滯有害稼穡之憂將親禱上陽三日內不坐精意朝發而重陰夕霽乃數日已未遂致開朗誰謂天遠其應甚速遂得麥秋有望蚕事且登則知至人無心與天地合契神功潛運豈陰陽不測伏惟陛下明德自廣兢業載懷所致休徵必加謙慎天聖相合福致群生日用不知年和在此臣等無能翊佐徒忝近密每有大猷承奉不暇無任欣戴慶躍之至

御批

雨以救旱忽至秋霖所慮害農彌深罪已明靈盼嚮
遂與開霽實因誠至非謂德先時麥既登百穀有望
亦卿等同體之效

賀雨狀

并御批

右畿輔之間秋來少雨聖心有軫稼穡惟憂德至于
天慶自嘉節實有神應旋降甘雨使將枯之苗有同
於再熟已息之望不意於萬人臣有限不獲當時稱
慶無任悚踴之至

御批

時愆膏雨至于節日以此之故初無宴私雖遵所請

憂樂相半樂通和氣憂亦爲陰因茲霈然若以誠應
方收晚歲有同再熟與卿同慰也

賀雪狀

并御批

右伏以自冬少雪粟麥未滋歲律向終農候方近陛
下黎庶在念憂濟常深聖心精誠天意昭感孰云玄
遠不日有應遂得盈尺告祥動植霑洽豐年有望即
事可期既表非常之祥實倍不任之喜不勝抃躍之
至

御批

歲律方窮久無雨雪頃者信宿宿落而復收朕用責躬

天實降鑒皓然竟夕將遍寰瀛固在卿等寬和所致也

賀祈雨有應狀 并御批

右臣一昨面奉恩旨緣秋稼有望時雨暫愆念及黎元見于顏色方躬自祈請誠勤夙夜上靈昭鑒嘉瑞必臻昨日申酉之間雲物果應初含五色正覆於壇場未及終宵更灑於城闕遂使炎埃宿潤霍暑暫清實異膚寸之資畢致普天之澤臣等多昧徒仰於成造蒼生何幸每及於聖私無任欣戴抃躍之至仍望宣付史館

御批

朕每念元元無忘夙夜頃來少雨是用精祈所見徵
祥果成其應豈朕之德天實爲之今則滂沱與卿等
同慰請付史館者依

賀太陽不虧狀

并御批

右今月朔太史奏太陽不虧據諸家曆皆蝕十分已
上仍帶蝕出者今日日出百司瞻仰光景無虧臣伏
以日月之行值交必蝕筭數先定理無推移今朔之
辰應蝕不蝕陛下聞日有變齊戒精誠外寬刑政內
廣仁惠聖德日慎災祥自弭若無表應何謂大明臣

等不勝感慶之至

御批

一昨有司奏太陽當虧孰云交分亦繫休咎朕之薄德是用責躬應蝕不蝕且符至願昔漢家日蝕之變則舉賢良招直諫蓋思補過以名其咎也曷若勤於未兆預以圖之招諫登賢以先天意當與卿等夙夜爲心所請付史館者依

賀祥雲見狀

并御批

右臣等伏見道門威儀司馬秀秉稱今月十日夜陛下親臨同明殿道場爲宗廟蒼生祈福有祥雲見伏

以聖德以精至動天天意以盼嚮符聖其感甚速其
應豈遠陛下聖敬之深勤恤所至虛心如答神道何
言自表休期以介景福生人大賴天下幸甚臣等忝
居近侍義百恒情謹奉狀陳賀以聞

御批

朕欽籍玄風緬懷道力上資宗廟下浸元元俾在潛
通乃至昭覩愧畏相屬曷用當之願記史臣以彰降
鑒豈朕所宜讓也所請者依

賀麥登狀

并御批

右今日高力士宣示臣等皇太子表以嘉麥有成陛

下躬執勞事率先兆庶皇太子已下繼美聖功臣聞
勤於稼穡必有來麴之慶著在春秋則非他穀之比
伏惟陛下致敬宗廟屬念黎元春郊順時則千畝在
御禁園測候則萬寓皆豐况云立訓天人降尊農務
上靈昭德已聞瑞日增輝當暑不疲則有祥雲自覆
是彰敦本之化式旌造物之功人謠在茲天意可鑒
且禹之盡力堯實用心史策美談帝王爲範未有休
徵神應若斯之盛者也以今况古千載未聞請付史
官天下幸甚臣等叨榮近侍倍百恒情無任感戴抃
躍之至

御批

朕親耕千畝卿等佐之謂之勤農期於盡力故園苑
種麥別殿築場訓子勸人因之表奏染盛薦寢是契
夙心雲日告休易致昭感欲書諸史策卿實史官任
斟酌事宜耳

賀衢州進古銅器表

右伏見衢州所進瑞魚銘等神物瓌奇形製純古魚
爲龍象既彰受命之元銘作久文更表錫年之永河
圖舊事無以加之臣叶贊休明屢承福應忝惟拜慶
倍百恒情伏望宣付史官傳之不朽無任忻仰喜躍

之至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狀并御批

賀御製開元音義

賀論三教狀

賀御注金剛經狀

賀皇太子製碑狀

賀上仙公主靈應狀

賀昭陵徵應狀

謝知章綬狀

謝工部侍郎狀

謝知制誥狀

謝兩弟移官就養狀

謝中書侍郎狀

謝勅賜麥麩狀

謝賜食狀

謝賜藥狀

謝賜尺詩狀

謝蒙太子書頌

謝兩弟授官狀

謝賜衣物狀

謝賜蕃口狀

觀御製喜雪篇陳誠狀

謝賜御書喜雪篇

讓賜宅狀

讓兩弟起復授官

謝赴祥除狀

進龍池聖德頌狀

謝弟授官狀

賀御製開元文字音義狀

右今月日尹鳳祥宣勅旨示臣等聖製開元文字音義三卷義微旨遠文省理該表錄以訓今存篆以徵古製釋大備取證於前修片言旁通去嫌於翻字信愈之精一學術之明準非聖心之善誘焉降情

於蒙素臣等忝居近侍再抃發蒙捧戴之誠實百恒
品望令集賢院更寫一本付外流行謹奉狀陳賀以
聞謹進

御批

象物成文以行代教傳習寢遠疑誤增多不制其矣
孰二端本稍變條流因之指授且以相示竟無可否
豈用茲小學而歸美乎餘依所請

賀論三教狀

并御批

右伏奉今日墨制召諸學士及道僧講論三教同異
臣聞好尚之論事蹟於萬方至極之宗理歸於一貫

非夫上聖孰探要旨伏惟陛下道契無為恩該玄妙
考六經之同異筌三教之幽顯將以降照群疑敷化
率土屏浮詞於玉殿緝精義於金門一變儒風再揚
道要凡百庶事罔不知歸臣等幸侍軒墀親承至訓
抃躍之極實倍常情望宣付史館謹奉狀陳賀以聞
謹奏

御批

頃因節日會以萬方略舉三教未暇盡理復茲一集
未之精義不許游詞用伏其心以懲習俗况會三歸
一初分漸頓理皆共貫使自求之卿等論道廟堂化

原何遠事關風教任付史官

賀御注金剛經狀并御批

右內侍尹鳳祥宣勅垂示臣等御注金剛經但佛法宗旨撮在此經人間習傳多所未悟陛下曲垂聖意敷演微言幽關妙鍵豁然洞達雖臣愚昧本自難曉伏覽睿旨亦即發明是知日月既出天下普照誠在此也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術道已廣其宗僧又不違其願三教並列萬姓知歸臣等忝奉天文不勝荷戴無任慶躍之至

御批

不壞之法真常之性實在此經衆爲難說且用稽合
同異踈決源流朕位在國王遠有傳法竟依群請以
道元元與夫孝經道經三教無關豈茲秘藏能有探
詳所賀知

賀皇太子製碑狀

并御批

右尹鳳祥宣聖旨示臣等皇太子所製王尊師碑文
并壽王書臣等伏以天姿自高更深聖訓文藝英拔
理絕人境臣等周章省覽欣抃載懷兼皇太子文義
高深壽王毫翰灑落朝臣不見竊懼蔽善臣等專輒
宜留碑本望明日將示百官了訖續進不勝抃躍之

至

御批

兒子等服勤師訓匪曰才能初爲此文次令繕寫卿
在左右因以呈示曾不箴規乃致推美將簡朝列得
無愧乎

賀上仙公主靈應狀

并御批

右臣等伏承今月八日上仙公主靈座有祥風瑞虹
之應爰至啓殯乃知尸解又承特稟清虛薄於滋味
素含真氣自不食鹽泊于遷神更標竒跡伏惟聖系
本於道源妙有所種靈異必降不然則何得幼而能

悟性與非常適來以時且契於玄運超然而蛻復昇
於丹籙杳冥雖遠髣像如存則知仙路有歸茲念已
釋理絕今古事昭聞見况臣等親侍軒墀幸聞仙解
無任感慰之至伏望宣付史官以昭靈異仍望宣示
百官

御批

道有默仙謂之形解古來既爾今亦將然童幼之年
傷其天促靈變之理乃入玄真且與方外爲心不比
人間結念所謂書諸國史以襲玄元卿亦史官任爲
凡例兼請宣示者並依

賀昭陵徵應狀 并御批

右御史中丞徐惲從京便還向臣等說妖賊劉志誠
四日從咸陽北原向南見昭陵山上有黑雲忽起志
誠謂其凶徒云此雲將有暴風若衝頭立恐有破敗
志誠久從軍伍頗解雜占其言未畢飄風果至直衝
行首莫不昏迷衆心驚惶不知所出及至便橋之際
金即走散又見父老云往年權梁山之徒將逞不軌
當時亦有烈風暴雨發自昭陵彼至京城賊還破滅
謹叅往事與今同符者伏以閭閻賊類切敢猖狂而
祖宗威靈亦已玄鑒昔年感召若命蚩尤今者驅除

更假風伯所以妖氛自殄狡計莫施畧刻之間逃形
無路此皆神功潛運昌曆無窮將俾孫謀用昭聖德
事堪懲惡可以垂後無任慶悅之至仍望宣付史官
并示朝列謹錄奏聞謹奏

御批

先帝應期道光文武之業亦既棄代人畏軒轅之臺
忝以丕承罔不夙夜每有啓悟形於動靜豈茲狂勃
勞我神兵保佑實深戴賀增惕古之靈應未之前聞
所請宣付史官并示朝列固其宜也並依

謝加章綬狀

右伏奉去月三十日勅以臣先任桂州都督借紫金魚袋前緣改官遂停今更蒙恩特賜任使無效寵服再加臣雖叨榮伏用戰懼不任悚懼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御批

卿早踐中書後牧邊郡因加此綬義在優賢今特賜卿猶前命也所謝知

謝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狀

并御批

右伏奉今月三日制除臣工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臣本單族過蒙獎拔入升省閣累忝清資出牧南州

且無成績陛下殊私俯及擢任集賢遠自炎荒忽至
霄漢秘文副掌淺陋無堪遽蒙聖恩及遷華省丘山
施重報效何階不勝悚懼之至

御批

卿學府高標士林貞幹論思之地亦既優閑彌綸之
司聊從應務別當獎擢何乃謙搗所謝知

謝知制誥狀

并御批

右臣忝跡集賢久無成效幸免咎責伏用兢惶忽蒙
特恩令知制誥臣學業既淺識理非長述宣聖旨誠
恐不逮跪受嚴命伏增悚惕無任戴荷之至

御批

昔掌王言以宣國命頃來相習多事游詞卿舊在掖垣已推才識及登書府備探微奧故有特命宜副朕心何所謙撝誰與爲讓

謝兩弟移官就養狀

并御批

右臣兩弟蒙恩移官就養老母感戴殊澤戰荷兼深臣山藪陋材豈堪國用日月私照謬掌綸言大馬以地近見矜烏鳥以情至蒙福曲承孝理之賜莫知報效之所無任悚懼荷恩之至

御批

卿之忠誠本於孝行亦既許國每懷安親爰請二弟
近鄉就養申之友愛迺爲隱犯用加此請故遂雅懷
所謝知

謝中書侍郎狀并御批

右臣謬跡書府兼司綸翰思力淺近無所發明聖恩
不以不才却賜榮獎拔擢非次荷躍惟深但中書近
密參掌不易豈臣微賤所堪忝竊拜命之日伏用慙
惶不勝戰荷之至

御批

此職擇才十年虛位以卿達識所以疇庸斟酌朝經

動關政本當茲密命宜喻朕懷所謝知

謝勅賜麥麵狀并御批

右林招隱宣勅賜臣等招隱說云薦新之外禁中所出皆是降至尊親耕稼穡之所成也伏以周人之禮惟有籍田漢氏之薦但聞時菓則未有如陛下嚴祗於宗廟勤儉於生人事必躬親動合天德臣亦何幸近奉德音又蒙聖恩猥垂珍錫已飽於聞義况霑此時羞綢繆渥澤未知報效死罪死罪仍望宣牒史館以示將來臣等不勝感荷之至

御批

歲比不登朕每勤止宮中閑處粟麥兼滋常候嘉苗以近知遠亦既成熟實用慰心所以躬率諸子是艾是刈稼穡艱難取知爲國之本宗廟致敬寔謂思於所先既以薦新餘用分錫卿等同體固合共之所謂宣付史館任量其宜也

謝賜食狀

并御批

右臣等面奉進止令就集賢院與諸學士等觀聖注道德經尋又賜臣等食竊味道腴兼承珍饌聞義飽德虛往實歸臣等何人叨承渥澤不勝悚戴之至

御批

卿等入院共食何足爲謝也

謝賜藥狀

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奉恩旨賜臣等鹿角膠丸及駐年面脂
有命自天感戴兼至臣等涓滴無補渥澤日深多謝
股肱之良每慙智力之效徒承聖恩同體之義更霑
御藥駐年之錫事絕希幸禮優常遇微軀賤貌因大
造而載延捧日承天荷曲成而無極臣等無任悚戴
之至

御批

臘日所惠固其常耳信則微物亦有佳名與卿共之

何足爲謝

謝賜尺詩狀并御批

右今日高力士宣勅賜臣等御製詩并寶尺伏以尺者紀度之數宜麗天文詩者律呂之和是生節物聖恩下逮天旨旁流因物寓言以言垂象臣雖瞽陋伏見宸衷竊謝良工徒秉刀尺終期死力取配鈞衡而未副所圖退省知罪臣等不勝負荷感懼之至

御批

尺之爲數陰陽象之宰臣匠物有以似之卿等謀猷非無法度因之比興以喻乃心盡力鈞衡深知雅意

謝蒙太子書頌

右昨者高力士宣恩旨垂示皇太子書紀功德頌恭覽睿跡實天人之表幼傳楷則訓叶文明春秋典學時惟多藝鸞鳳變態入神妙而難明俾臣庸者憑篆刻而不朽微臣之幸倍百常情無任悚戴之至

御批

大臣作頌以揚休聲銘之琬琰亦資翰墨太子鴻書則非工身爲國本將示于後因以命之無能發揮何所爲謝

謝兩弟授官狀

并御批

右伏奉昨二十日恩命授臣弟九臯殿中大監九章
太子司議郎臣私門積釁殃罰如昨日月逾邁禮及
外除弟九臯等加以常才比服哀疚瞻望未遠縞練
猶存非常之恩一朝總集慙皇哽咽罔識言次不知
微命餘生何以上報天造載悲載懼五情飛越不勝
感戴戰慄之至

御批

卿之昆弟並著才能去歲所論已有處分既終祥縞
宜列朝衣豈謂殊私雅符公議所謝知

謝賜衣物狀

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勅賜臣衣及器物等臣不孝苟存企及制禮天恩以忝樞近賜問再臨衣服珍器殊常寵錫臣有何力可以叨濫渥澤至深誠效已竭惟有微命不知所圖無任感戴之至

御批

籍卿政事頃在纏縲今禮制以過服用茲始少許衣物何足謝焉

讓賜蕃口狀

右高力士宣聖恩賜臣等蕃口執自邊軍釋囚爲隸誠宜供國次及賞功臣等無庸何以受賜殊恩俯降

循涯自失伏望俯停渥澤存以至公矜遂懇誠許歸
宮寺則上有無偏之道下有無苟之責無任悃欵之
至

觀御製喜雪篇陳誠狀

并御批

右臣等適見工部侍郎侍講學士陳希烈所蒙恩賜
聖製雪篇伏以聖惟無作作則應天地和陰陽斯之
謂矣言微利博旨遠恩深于彼蒼生焉知帝力臣聞
食者萬姓之命雪為五穀之精兆且見於祈年律既
和於言志聖心昭感天瑞合符豈比夫漢詠白雲但
嗟歡樂周歌黃竹徒事巡遊而已哉臣等仰望昭回

莫知遠近幸均生植同是霑濡况臣忝在樞衡無能
翼亮聞罪已之義若實米谷循忘軀之節異益涓塵
伏誦聖文無任喜懼臣等誠歡誠恐謹言

御批

復緣講讀便與希烈未得付卿今過有稱揚豈成獻
替所期戮力保合大和今付一本觀唱和之美也

謝賜御書喜雪篇狀

并御批

右臣前伏見聖製喜雪篇奉狀稱慶已特蒙賜本今
日高力士又宣賜臣林甫臣某各一本麗天之文或
異傳誦垂露之聖難有偏霑則不知玄造曲成宸毫

俯逮鸞鳳斯降雲雨載均愚生何幸叨此殊賜是知君臣之深義感不一子孫之後傳寶無窮而未知此生何以上荅臣等不勝感戴伏望許臣等進食以申微誠雖厨箒每搖而野芹徒獻豈云堯禹之膳異達臣子之情幸甚幸甚謹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比年少雪遂罕秋成恐陰律愆期時無可望孰云禱久每事虔誠雨雪驟盈喜慰初集率爾成作書情而已方示朝廷

讓賜宅狀

并御批

右去正月二十六日中使李仁智宣口勅賜臣前件
宅仍令官修及什物一事已上自奉恩命夙夜憂惕
既慙虛受載懼滿盈臣生身蓬華所居淺陋曩屬苴
麻豈圖弘敞宸私曲被寵賜猥臨加以殃罰之餘參
議樞掖草土之末庇形棟宇器用資於官備禮數異
於喪紀兢惶失圖啓處無地况涓滴未效霈澤先盈
非據之責誰任其咎又臣見在家累僅十餘人臣之
俸祿實為豐厚以此質遷足辦私室今崇其甲第更
使增修或恐因緣多有費損上則虧耗國器下則招
集身尤縱陛下時垂寬容而臣苟為貪冒其如物議

何其如公道何伏乞賜寢前命俯垂矜察納臣誠情
免臣罪戾其宅及什物望並却令官收無任荒懼之
至

御批

比來官宅隨事借人與卿寧居用加修飾已有處分
不煩讓也欲令師儉雖則卿心縱使增修其如國命
况聞制度不是宏博大臣所處亦以爲宜可擇日移
入

讓兩弟起復授官狀

右臣昨以兩弟身名狀涉隱冒家且未正焉能正人

所以陳露奏聞誠欲自律今日高力士宣勅令與兩
弟京官慈旨優柔感深骨髓微臣何有叨此殊恩但
臣自罹殃罰纔踰年序忝承重任不敢顧私而鞠育
之恩繆懷罔極几筵在遠奠酌不親惟有兩弟在家
獲申情紀今若恭承恩命盡在墨線何心何顏可以
偷此陛下每弘教義必先名節豈於愚臣無少矜憫
若使九臯等獲免罪戾幸無削除在臣闔門已露殊
澤更令授職俱遠哀次於臣私情實所不忍然於朝
議必有喧黷乞寢成命俯亮愚衷無玷大猷豈敢
自遂而已不勝哀荷戰懼之至

御批

卿移孝於忠自家刑國誠有必盡義實可嘉人之同
氣莫不相似驗卿才識弟亦可知朕意欲登賢俱在
朝列而尚居哀紀願留主祭可以理奪用允所求待
至祥縞非無後命

謝赴祥除狀并御批

右殃釁殘生謬承天澤無能報效徒廢情禮而日月
迅速祥制有期在臣私情哀懼莫主几筵在遠追慕
不親一違外除終身何託伏望察臣罔極俯遂哀懇
假以傳乘暫起來月道路往復不出數旬孝理之恩

真知死所無任悲迫戰懼之至

御批

不可復見惟餘孝思情禮所歸近遠無別卿當大任朝夕謀猷欲遂乃懷其如重寄既從奪禮安得顧恩宜抑此情也

進龍池聖德頌狀

并御批

右先奉勅令臣撰文伏以天將啓聖地乃出符歷考圖籙曠古未有臣學術膚淺且靈命難言雖已極於愚思曾未徵於萬一猥承恩獎虛污磨礱以此慚惶無寧啓處謹隨狀封進以聞塵黷宸嚴伏增戰越

御批

天啓元符以贊鴻業朕誠薄德曷用當之既史策是書而頌聲復起宗子固請遂及於茲卿之詞旨度越前輩曲成意義多所發揮實靈命之克彰因斯文之不朽

謝弟授官狀

并御批

臣伏以聖恩非常拔臣以無能受任歲月漸久涓埃無益取招毀議有累聖明臣前面陳誠以請罪陛下不以賜責猶加過恩特以殊榮猥霑臣弟彌速曠官之謗且重非才之責累延公器寵及私門顛覆是憂

隕越無措不勝悚懼荷戴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御批

朕之知卿非在今日君臣之際何有間言故在增榮
有以昭亮况卿令弟尚淪卑秩以公見授何謂私恩
所謝知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策書序

策問一道

對所舉道侔伊呂科策三道

上封事書

上姚令公書

姚令公荅書

荅嚴給事書

與李讓侍御書

奉勅送張說上賜燕序

策問一道

問興化致治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慎舉聖朝受命于今百齡堯封比屋魏網斯頓史曹之職衡鏡攸歸歲時調集士踰累萬借使崔毛重起裴樂復存觀

貌察言且猶未暇考行徵實其可得乎若遠循漢魏
之規復存州郡之選即務辭會府權歸外臺牧守之
明何法能鑒變通之要厥路奚由文武之道並用無
偏軍旅之制事宜經遠而越騎飲飛皆出畿甸丁年
負甲者日釋戈亡歿蓋多軍容每闕今欲均井田於
要服遵兵賦於革車恐習俗茲深慮始難就揆今酌
古其衷若何且惠在安人政惟重穀頃承平既久居
泰易盈編戶流亡農桑莫贍精求良吏未之能補遂
其寬施則莫懲遊食峻其科禁則慮擾疲人革弊適
時應有良術子等並明於國體允應於旁求陳開物

之宜無效循常之對

第一道

對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

徵仕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伏覽睿問大哉國
體九品流弊嘗所憐焉幸因對揚庶言其可古者諸
侯貢士司徒論士必講禮觀能鄉舉里選故十五十
八之歲大學小學之節誦習以時教化以禮則孝悌
之行可知於鄉曲政事之業可昇於國朝先王務教
此其大者及周道既衰斯文將喪秦氏滅學唯力是
親仁義大壞俊造亦亡漢高以馬上非禮復修三代

之事魏武以軍中是務權立九品之儀後代因循莫
能改作紛紛橫調滔滔皆是天下公器可謂傷心伏
惟陛下神啓睿圖天佑明德物不終否故受之以泰
弊不遂極乃鼎之以新滌瑕蕩穢今其時也伏願圖
之夫正其本者萬事理勞於求者逸於使豈有大明
御宇慮此假權之人循良擇人安得謝恩之議是則
外臺會府真若滿於貯中濟理適時復何殊於掌上
者也且有備無患亡戰必危是以振旅菱舍之儀羽
林飲飛之衛漢家徵選咸出五陵周制供王不踰千
里此以均其遠近會其中正王者之制豈虛乎哉必

開井賦於要服俾裒裒益於畿甸雖經始之規何施不
可而圖遠之業猶願勿遵且將振九品之頽網維百
王之絕畧使官有位次資有等衰才苟不侔特所勿
取使夫能者代上帝之理譏者息高門之談吏精其
心人享其利流庸不日而來復耕桑何憂乎不稔動
之斯應綏之斯來若惟作法於末途非救弊之本意
盛德大業孰與歸乎其怖慄塵埃棲棲非得言之地
慊既禾莠倦倦因獻策之時何敢望焉盡心而已謹
對

第二道

對王道務德不來不強臣霸道尚功不伏不偃甲此
勞逸異數得失可明故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
是時漢武事胡豈比重華之干羽秦皇戍越奚擬公
劉之橐囊雖古人遺害引之者有同於河漢而王者
大化行之者必本於唐虞不亦然乎此則開基之大
者也國家因已有之地廣無私之仁大戎即叙肅慎
入貢若力不能救豈惟桓公之耻征在其蘇是必成
湯之怨然而春秋所貴惟義所在內諸夏而外夷狄
此明中國恐弊不興異域之功下人苟安何惜救兵
之舉則知弔伐之義隨時之道也今頗彫弊抑非其

時至如守塞則侯應之言爲得斥地則蒙恬之弊可知前事昭昭足爲明戒者也必欲繫單于之頸裂匈奴之肩奚霽肯恩受制於北虜小人發憤請議於東征謹對

第三道

對伏惟殿下德成問安教存齒學則孝悌之感元良之貞詠子衿之詩義形乎辭真吾君之子也天下幸甚幸甚伏以化憑於勢聲若順風之遠感因於時德甚置郵之速則何草不偃何心不應而曰未能動俗殿下之至謙也尚何術之務而捨此乎今又降意微

言徵諸墜典至如黃帝斲木蓋取諸意文王演卦乃
言其象雖成象之時不同而得意之言一也周公制
禮夏正得天縱損益可知而因循不改去聖既遠禮
經殊殘遺文苟存群儒紛揉故喪服異制諸家殊軌
故王肅之旨約情以斷鄭玄之言引經取決呂氏因
封侯之餘俗採禮官之舊儀故戴聖採十二紀之首
爲十二月令存周之典其故匪他仲尼以尊魯而取
美於頌穆公以尊周而見序於書左氏以豔富稱誣
穀梁以文清為婉范甯序事其義則詳樂書因秦而
遂亡空有河間之制夾氏在傳而不見惟餘班固之

說謹對

上封事書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再
拜死罪死罪上書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臣所以上事
以臣愚見並當時尤切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
否之宜幸甚幸甚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
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
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爲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
臣聞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
東海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疋婦非命則天爲

之旱以昭其冤况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旱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爲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爲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爲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

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爲刺史其餘縣
令已下固不可勝言蓋毗 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
務之職反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
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
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
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于其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惟近俗
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
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
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
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固私是欲

今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
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有復出爲刺史縣令而陛下
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人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
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者
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爲欲
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
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
不得入爲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
爲臺郎給舍即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久差
降以爲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京職又不得十年盡

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寧如積習爲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群小不逮亦用息心以故姦僞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爲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辦析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爲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亡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

遠可爲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畧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爲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爲能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何裨益

故臣以爲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煥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自爲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爲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爲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其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入之數縱有不任送者妄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喧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爲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滯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祗益文法煩碎賢

愚渾雜就中以二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
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夫
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
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
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爲
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
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惟論
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
後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何哉朝廷若以令名而進
人士子亦以修名而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

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趣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
輒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
黨斯蓋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
第高下若高下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修飾思
齊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焉可不察易曰
履霜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徵矣臣今所言上
刺史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
伏望更發睿圖及詢於執事作為長筭振此頽風使
官修其方人受其福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聰明神武
動以聖斷正當可爲之運未行反本之法微臣企竦

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睇稍覽愚誠必無可施行棄
之非晚不勝塵露裨補之誠

上姚令公書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謹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
廟堂運天下者久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
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
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
術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
之佐大見信用日渴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
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

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羲軒之時何云伊
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人
之弊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爲政
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
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
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
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爲知己而必
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
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
死徇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遠小人恒

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
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誣親戚以求譽媚賓
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
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耻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
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
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游無以求進
明王在上君侯爲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某所以爲
君侯至惜也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爲君侯之計謝
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沮抑專謀選衆之舉息
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

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
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
求達雖後時而自寧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
類人焉瘦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
以爲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
寧用小人之說爲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
達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而
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姚令公荅書

忽辱牋翰喜慰攸集退自循省慙懼亦深竇智力之

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才素非
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
惟以直道爲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宦三朝年逾一紀
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邛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
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常久而自辨近蒙獎擢
倍勵驚庸每以推賢進士爲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
豈陽橋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爲而悠悠之徒未足矜
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伏神道既不得
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匿亦死爲明分
矣畏惟不敏敬承厥休持當座銘求爲身寶元崇頓

首頓首

荅嚴給事書

自出江郡慰誨累及情義已積昆弟無踰人生相知
可謂厚矣僕方請歸養從此告辭會面無期所懷當
盡故復畧而言之耳凡爲前相所厚者豈必惡人耶
僕爰自書生燕公待以族子頗以文章見許不因勢
利而合但推獎之日不量不才引致掖垣有負特議
然則初有超拔豈由本心嗷嗷之口曾不是察既不
稱其服又加之譏間負乘致寇幾於不免當此時也
若無所容以孤特之身處背憎之地自惟既往何幸

而全追想寒心怵怵發悸嚴子足下不意而然既而
遠出猶有餘學巧言潛構期僕傾危故使者之來怒
於心而色於事賴於自慎幸且無咎不者吹毛洗垢
求其痕疵勢窮力屈將無控告未始怯事也有為而
然以故春中有書薄言求疵足下猶不諒此意以爲
汲汲於聲名而乃約以莊生之言博以東山之法曉
導精至誠故人之情向之所防有異來旨彼二教者
忘情滅識無有纏愛故禍至不喜禍至不憂今僕養
親豈復割離恩愛直措心於此地哉正欲惟疾之憂
全身遠害故雖在小小敢不兢兢至如自於身心雖

復懵昧幸受教於君子亦聞道於古人何必崎嶇齟齬求入然後爲得也去矣嚴子勉事聖君僅存平仲久要之言無惜詩人金玉之問幸甚張九齡白

與李讓侍御書

李公足下夫心以義持公爲時出雖冥冥入窮神之奧鬼莫我窺而恟恟自衆人之口通者誰惑何則我有獨見之明物無浮言之信亦猶太阿之劍犀角不足齒其鋒高山之松霜霰不能渝其操斯豈非愛惡則物之相背而終始則我之不移且如明公義貫心靈人推正直遂乃雄飛清憲高步等夷向若見不決

於明濟不兼於物終然獨善而已何自致之若是乎
如此則明公獨運之機以獲當人之利固大情之可
恕何橫議之能干昨所造次下風求為從者亦望心
與道合申一言而取容人以義固輕千駟而脫疑則
不意制以形骸之外拘於牙齒之間蓋下慎閉門而
公奚惜意夫國家所以歷試官序推擇士林雖因時
買利之失猶能變節而服義亡軀之意奚遽生疑此
亦人言亦何害歲寒之取效然明公所以不容左右
誠非克堪固當別有嚶鳴如為蛇足而以為家屬在
彼用防未然既明公之慮極精微亦下官之心懷感

激何者至如中朝著姓連姻華族及夫委以鈞軸綜其條流而朝廷豈可南求僭耳之首北取族頭之虜必佇異方之任乃無內顧之私者耶故知事在是非公無遠近昔如奚初之舉子不避其親齊人之爲盜固在於楚是以爲善在已執一心之既定詭道從時乃千人之所指然下官所以勤勤自致其功靡他正以居本海隅始無朝望昔遇光華啓旦朝制旁求誤登射策之科忝職藏書之閣又屬朝廷尚義端士相趨復以無依見容不得弃置所以遲迴城闕感激身名未甘田里之平人所慕君親之大義而才能不急

時用無施俸猶擬於侏儒舉未優於儲峙所以飢寒
在慮扶持增遙而慈親在堂如日將暮遂乃甘心附
麗乘便歸寧不然則命非飲水幸安中土又安能崎
嶇執事之未還無一級且二年願明公審圖彼人向
者何為嗚呼忠信獲戾古人之言惟教義之所矜乃
譏嫌之見及恨不能隳肝嘗膽徇知己以求申而飲
氣吞聲負當年而歎息庭闈眷戀行路屏營斯薄宦
之所嬰念勞生之有役望美高傳何嗟及矣烟烟式
微心爲誰矣轉當側聽妙選用息鄙心心之有懷言
不能盡某再拜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燕序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不以惟睿作聖而猶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建以迄于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暇式燕在茲忠臣嘉賓得盡心之所聰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歡甚即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爲候彼神人事雖前載傳於方士言固不經遂改仙爲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庭更爲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弼度績以奉沃心之謀內講六經以成潤

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臧固凡所
賴拜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巵下御厨之膳食
以樂侑人斯飽德時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
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職在焉或高稷大賢
或淵雲諸彥文王多士周室以寧武帝得人漢家為
盛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乎咸可賦詩以光鴻烈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六